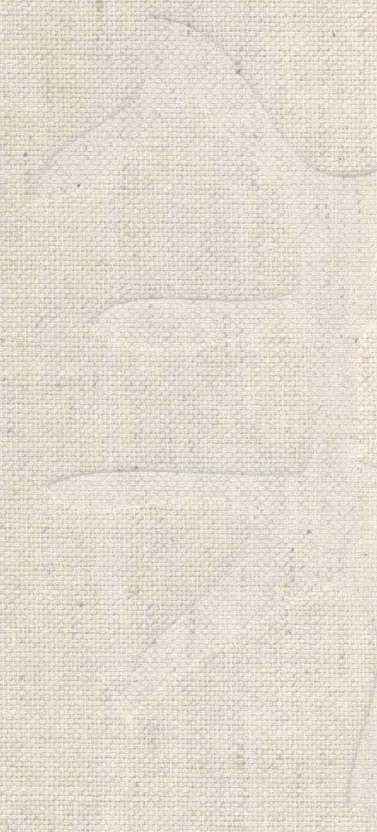


羌 在深谷高山

QIANG PEOPLE 高
LIVE BY THE MOUNTAINS 屯
LIVE IN THE VALLEYS 子



羌 在深谷高山

QIANG PEOPLE
LIVE BY THE MOUNTAINS
LIVE IN THE VALLEYS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羌在深谷高山 / 高屯子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086-3906-2

I. ①羌… II. ①高… III. ①羌族—民族历史—中国—图集 IV. ①K287.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6482号

羌在深谷高山

著 者：高屯子

策划推广：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965mm 1/8 印 张：26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906-2/K · 310

定 价：2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contents

序一：反思我们共同面临的处境 朱哲琴-Dedawa 006

序二：摄影的气度与底蕴 冯建国 008

自序：现实与理想叠化而成的影像 高屯子 011

夕格羌人的第五次迁徙 017

■ 2009年4月8日，我静坐在永顺家的火塘边，用手机向远在都市的几位朋友发出这样一则短信：『山寨通讯社消息：岷江上游高山之上的汶川县龙溪乡夕格、直台两个羌寨的七百多位村民，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来临之前，将尽数迁往成都以西约一百公里的邛崃南宝山原劳改农场。男女老幼一同前往，牛马牲畜不得内迁。今日，两寨青年人已开始变卖家畜、耕牛、粮食，老人们则纷纷陷入即将永远离别旧居、祖坟、家神的伤痛，三位老年释比注视着世代相传的释比法器，沉默不语。』

羌在深谷高山 065

■ 在眼底的这片高山深谷中，生活着离我们很近，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的数十万羌人，他们何以坚韧地、一代复一代生活在这片艰险贫瘠的深谷高山？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本就生活艰辛的高山羌人，他们正处于怎样的心灵状态和生活处境？这个时刻，我的拍摄，不应该在千米高空盘旋啊！我应该虔诚恭敬地走进这一条条深谷，爬上这一座座高山，到古老羌寨的火塘边、田野里，去吮吸柴火燃烧、庄稼生长的气息，去倾听山野村民或满怀憧憬或愁苦无奈的声音。

最后的释比 167

■ 2008年之后的三四年间，我拍摄了能寻访到的所有羌族释比。我不知道，再过几十年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羌族释比，但我深信，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潜藏着与不同空间维次的生命交流，拥有与天地万物感应的能力。即便是代表族人与天地鬼神沟通的释比抑或萨满，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殆尽，但人类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对天地精神的追问，是与生俱来的，是不会被物欲和妄念长久蒙蔽的。

跋：一本『实验民族志』：在反差与对比中呈现真实 王明珂 206

编后记：温和而充满质感的影像史诗 杨磊 208

高电子作品

羌 在深谷高山

QIANG PEOPLE
LIVE BY THE MOUNTAINS
LIVE IN THE VALLEYS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羌在深谷高山 / 高屯子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086-3906-2

I. ①羌… II. ①高… III. ①羌族—民族历史—中国—图集 IV. ①K287.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6482号

羌在深谷高山

著 者：高屯子

策划推广：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965mm 1/8 印 张：26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906-2/K · 310

定 价：2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contents

序一：反思我们共同面临的处境 朱哲琴-Dedawa 006

序二：摄影的气度与底蕴 冯建国 008

自序：现实与理想叠化而成的影像 高屯子 011

夕格羌人的第五次迁徙 017

2009年4月18日，我静坐在永顺家的火塘边，用手机向远在都市的几位朋友发出这样一则短信：『山寨通讯社消息：岷江上游高山之上的汶川龙溪乡夕格、直台两个羌寨的七百多位村民，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来临之前，将尽数迁往成都以西约一百公里的邛崃南宝山原劳改农场。男女老幼一同前往，牛马牲畜不得内迁。今日，两寨青年人已开始变卖家畜、耕牛、粮食，老人们则纷纷陷入即将永远离别旧居、祖坟、家神的伤痛，三位老年释比注视着世代相传的释比法器，沉默不语。』

羌在深谷高山 065

在眼底的这片高山深谷中，生活离我们很近，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的数十万羌人，他们何以坚韧地、一代复一代生活在这片艰险贫瘠的深谷高山？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本就生活艰辛的高山羌人，他们正处于怎样的心灵状态和生活处境？这个时刻，我的拍摄，不应该在千米高空盘旋啊！我应该虔诚恭敬地走进这一条条深谷，爬上这一座座高山，到古老羌寨的火塘边、田野里，去吮吸柴火燃烧、庄稼生长的气息，去倾听山野村民或满怀憧憬或愁苦无奈的声音。

最后的释比 167

2008年之后的三四年间，我拍摄了能寻访到的所有羌族释比。我不知道，再过几十年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羌族释比，但我深信，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潜藏着与不同空间维次的生命交流，拥有与天地万物感应的能力。即便是代表族人与天地鬼神沟通的释比抑或萨满，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殆尽，但人类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对天地精神的追问，是与生俱来的，是不会被物欲和妄念长久蒙蔽的。

跋：一本『实验民族志』：在反差与对比中呈现真实 王明珂 206

编后记：温和而充满质感的影像史诗 杨磊 208

反思我们共同面临的处境

朱哲琴—Dadawa

序一：

我们为何要从大山中出走？我们为何要从城市中转身？我们的所在已是危机四伏、四面楚歌，我们该往何处？

从北美洲回到北京，还没能从时差中调适过来的我，清晨三点将高屯子的近作《羌在深谷高山》的样稿捧在手中。我的目光落在了一张图片上，停留很久。图片上，一老一少两个高山羌人，身处繁华都市的马路边，父亲手提烟袋坐在地上，睁眼斜盯着前方；儿子脚穿羌绣云云鞋，身着休闲衣裤，手执神杖，目光迷离。两个高山羌人，仿佛被都市繁华购物街区的高楼和高楼上的图像、文字信息，重重围困。

这是2009年8月，在一次宣传羌绣的慈善活动中，汶川夕格羌寨的杨贵生、杨永顺父子当时被请到香港去演出释比舞蹈，父子俩刚到香港时的情景。这一次，我与高屯子、颜俊辉夫妇因羌绣结缘，也认识了贵生、永顺父子。

面对这张图片，我不禁掩卷沉思：从遥远的大山，从汶川大地震中逃离出来蹲在香港时代广场路边茫然怅望的羌族父子，不正是幸存于时光机里，在人类进化的链条中，历经迁徙与生死劫难，在现代文明的变革中，

强悍、窘迫、挣扎着的我们吗？

高屯子历时多年关照羌族的迁徙和命运，他用大全、近景或特写记录在迁徙、祭祀、耕耘中的羌人的现实境况；镜头的另一边，他又以微距，将隐藏于内心的理想与周遭的现实，以及古老文明的危机与羌人的现实生存处境作比对，以图片、影像、文字三种手法平行记录，完成了一场自发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人文探索和纪实与艺术实践的深层对话。

表面看来，大山深处的羌人无论从自然、信仰、教育、生活、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与城市生活中的我们相距十万八千里。但是，这看似身处两个世界的人，今天却面临着相同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地震、战争、极端气候、环境与信息污染，在现实时空中如影随形。外部环境的危机，内在精神的困顿。我们对现实不满，但又无力去重创一个新的理想国！该前行还是后退？何去何从？无论你是谁，是否都曾这样地被问或自问？

带着这些问题，在某一个清晨，当你从辗转反侧中起身，也许会像此时的我一样，顺手翻开这本《羌在深谷高山》，正好将“夕格羌人的第五次迁徙”那一章中

的“火塘论坛”那一篇打开。我相信，你将得益于作者拍摄、书写的诚恳发心，并让你在阅读时，与作者，与大地震之后的高山羌人一道，去面对“哪一样东西对人类伤害最大”这样的重大命题。严木初：“我说现在对人类伤害最大的是人心。”——羌寨火塘边即兴随意的问答，一定会使你在会心一笑或掩卷沉思间，获得某种救或赎的启示。

2013年3月23日 晨 于北京

朱哲琴-Dadawa

音乐艺术家、中国新音乐代表人物，“世界看见”中国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创始人。

摄影的气度与底蕴

冯建国

序一：

高屯子的新著《羌在深谷高山》既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又十分耐人寻味，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不紧不慢，胸有成竹，缓缓道来，寓意深远。高屯子出于一位摄影家的内心的真挚，试图用一种更为直率的图像语言，表现他多年来对羌人的生活现状的情思和眷恋，他以自己深厚的文学修养，对家乡松潘和青藏高原东部地缘文化的深度了解，还有就是对影像表现的执著的思考和探索，他不居功于已经获得的成功和成果，通过不断学习、阅读和思考，并不辞辛劳，带着沉重的器材，多年来走遍岷江上游、湔江上游几乎所有高山深谷中的羌人村寨，用影像、图片、文字的多样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既有难得的史料价值，又富有独特视角，同时又充满着艺术韵味的影像作品。

摄影术自1839年8月19日在法国发明以来，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随着科技的进步，摄影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间，由单纯的图像记录手段，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一种现代的传媒方式。特别是近年来，各种数字技术在摄影中的广泛应用，原来的胶片记录的媒材向数字化记录的快速转换，以及照相功能在手机上的普及和运用，使摄影变得异常简单和大众化，一个“读图时代”和“全民摄影时代”的到来，不经意中又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但在我们热情拥抱数码摄影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简单、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同样容易走向另一消极的弊端。许多摄影爱好者、甚至

是专业摄影师，由于对数码摄影技术带来的方便和对“删除”、“PS”功能的尽情享用，很容易使摄影者渐渐丧失在按下快门之前的谨慎的思考和严谨的工作特质。

如果摄影是一门与文学、美术、音乐、雕塑等艺术并行的艺术门类，那么，我们要想在摄影创作与表现上有所突破和提升，仅仅依赖和享用科技成果，或是对其他艺术形式模仿或解构，并冠以各种“主义”、“观念”还是不够的，因为任何表现形式和手段，它都只是艺术家表达思想所凭籍的一种语言，但这种表现语言又有着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特性。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形式，已有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一代复一代的坚守和吸收、回归和创新，使这些艺术形式具有了深厚、宽广、博大的表现力量。而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摄影，它有着让我们去丰富、拓展其内在力量的广阔空间，如何使摄影内在具有更深厚的容量、更强大的力度，并凸显其纪实感和现场感的独特性，这才是摄影人应当去面对和探索的命题。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高屯子的新作《羌在深谷高山》中，我们看到了摄影家为此付出的探索和所呈现的摄影表现的深度和底蕴。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幅幅单纯的图片和说明文字的汇集，它用大约二百幅图片记录、呈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历史时空背景下，在一场大地震之后的现实遭遇、心路历程和文化演变以

及生活处境。为了表现这样既宏大又朴实的题材，高屯子并不排斥摄影之外的艺术表现形式，他用一样的热情将文学、视频影像一同参与进来，又始终以图片为中心，去表现一个古老民族在一场灾难后的凤凰涅槃、劫后重生的命运，去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命题。

高屯子在走上摄影之路前一直从事写作。记得在2003年，我带着北京电影学院的本科生到四川藏区实习的时候，高屯子就热心地给我们当向导，并一起探讨过西部摄影的表现等诸多问题，特别是他对家乡松潘以及整个青藏高原东缘的人文地理、民风民俗了如指掌，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演变更是了然于心，不仅如此，他还学藏语、修佛、禅修。他的摄影作品往往在不经意之处显露出“功夫在诗外”的一种深厚的底蕴，令人叹服。2004年他又专程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他的这种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精神，最终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语言：让相机带着文学的思考，让影像带着历史的厚度。

早在1995年，高屯子在成都四川美术馆第一次举办影展《高原风·朝圣之路》时，他就把一组充满激情的黑白图片，按“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分章节，去表现高原上的藏族朝圣者；2004年之前的十年间，他出版了十多本大型风光画册，成为摄影与商业结合的成功范例，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谓名利双收，功成名就。但他却对这一期间的创作和生活状态并不十分满

意，他认为：“1995年5月在成都举办了《高原风·朝圣之路》影展之后，我拍摄的对象却在不经意间转向了青藏高原和西域大地那些美丽的风景，并把许多的时光消费在与‘旅游’、‘文化’相关的‘打造’中去。这十年间，虽然时时提醒自己要尽快回归初时的状态，但此时遍地泛起的物欲风潮，已汹涌摇晃着整个世道人心。及至2003年前后，内心对‘打造’、‘策划’之类的营生已十分倦怠，而对回归‘以影像代替文字发言’的冲动与渴望，在心底日渐强烈起来；在晨光暮色中拍摄奇山丽水的激情，也随之减退。”

之后，高屯子开始寻找早年拍摄《朝圣之路》时的状态，开始“走回头路”，开始“大踏步的回退”，开始重拾传统黑白影像。2004年5月在成都举办的《见闻觉知》影展，和这部《羌在深谷高山》，便是他追求影像的“自我回归”的成果。

另外，高屯子对图片本身所呈现的质量、影调、气质也非常重视。在开始拍摄羌人之前，他就和我反复讨论过表现高山羌人，使图片具有历史感、乡土感所应选择的胶片类型、技术手段。拍摄《羌在深谷高山》这样的纪实题材，也许大部分摄影师会选择小片幅高感光度胶片，或使用数码相机，但高屯子却坚持用中画幅相机、正方形的构图，用400度黑白胶片去拍摄。他仗着与那台哈苏503CW相机十多年建立的默契，仗着与故乡羌人的内心和习性的亲近，为我们呈现出既有现场

感、空间感，而又层次丰富、影调柔润的高品质图片。

摄影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既有其独特的一面，又有其相通的一面。摄影家视野的高低决定着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摄影家技术的娴熟决定着作品语言的精确度和影像品质；摄影家文化修养的深浅决定了作品的气度和底蕴。

冯建国

著名摄影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译著、作品集有：《跟亚当斯学摄影》、《黑白摄影》、《大画幅摄影》、《西部旅路》、《最后的胡同》、《高原的力量》、《安塞尔·亚当斯传世佳作400》等。

现实与理想 叠化而成的影像

高屯子

自序：

—

自从我放下手中的笔拿起照相机的那一刻起，内心就渴望着能以一种新的语言，去述说那些未及用文字尽情书写的冲动与感受；渴望能在自由快乐的状态下，以图片去记述故乡平庸无奈的现实和苍凉悲壮的历史。

但1995年5月，在成都举办了《高原风·朝圣之路》影展之后，我拍摄的对象却在不经意间转向了青藏高原和西域大地那些美丽的风景，并把许多的时光消费在与“旅游”、“文化”相关的“打造”中去。这十年间，虽然时时提醒自己要尽快回归初时的状态，但此时遍地泛起的物欲风潮，已汹涌摇晃着整个世道人心。及至2003年前后，内心对“打造”、“策划”之类的营生已十分倦怠，在晨光暮色中拍摄奇山丽水的激情，也随之减退；而回归“以影像代替文字发言”的冲动与渴望，在心底日渐强烈起来。

终于，在2008年3月，结束了三年的居家阅读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习之后，在又一个春雪飘飞的季节，我重新回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山地。

这一次，我没有翻越尕里台，走向我熟悉的松潘草地，而是中途拐进了岷江上游的幽深山谷。这一次，我把手中的镜头从阳光与风雪中的藏族牧人身上，移向了山林与田野里的羌族农民。

从苍茫草地来到这段山地，吸引我的，不再是九寨

沟、黄龙美丽的风景，而是其西南汉藏之间“最后的羌人地带”那些并不依着我们既有的知识、概念、印象生活着的羌人；来到这里，是想体验一段与自然、生命、历史相关联，与“现代工业文明”有些区别的生活；是想以纪录片方式，去讲述那些代表羌人与祖先通灵，与鬼神对话的释比，讲述他们的心灵状态与现实处境。

在山路和田野间行走之余，我开始更系统地翻阅一些关于“羌”的文字。

通过对甲骨文的辨析，我们发现：羌，是三千多年前，殷商人对大约今天的陕西北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边缘人群的称谓；通过对《史记》、《国语》等古籍的阅读，我们了解到：羌，是秦汉时期由秦陇向西大规模扇形迁徙的那些族群；通过对《华阳国志》、《明史》，以及后来顾颉刚、费孝通等历代学者著作的浏览，我们又看到了：两汉、魏晋之际，在整个华夏西部形成了广阔的“羌人地带”：从西北天山南路的焞羌；河湟流域的西羌；陇南蜀西一带的白狼羌、参狼羌、白马羌、白狗羌等八羌；到川西滇北一带的青衣羌、牦牛羌。及至唐宋，吐蕃势力与藏传佛教由旧称“发羌”的地域迅速向东扩展，与中原势力与文化在这片广阔的羌人地带上，全面相遇。之后数百年间，甘、青、河湟与川西北广大区域的羌人，分别融入了汉、藏、蒙古等民族之中。到了明、清，只剩下岷江上游和湍江上游，一些高山深谷间有少量“羌民”了。这部分人，在上

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区分之际，被认定为羌族。

这是大量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所书写的羌族历史。但当我们从这些历史书本中，再回到岷江上游深谷高山之间的古老羌寨，来到农人耕种的田野细心体察，并将其与周边文化形态进行比照时，便会禁不住暗自思忖：随着中原文化向西扩展而向西迁徙的“羌”，果真是同一个“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在一个“民族走廊”上不断地迁徙吗？眼前这些自称“尔玛”，却在八九十年前从未听说过“羌”这一称谓的人群，与活跃在历代文献典籍中的“羌”、“羌戎”、“氐羌”有着怎样的联系？

我的拍摄，并非想要加入到羌学专家的行列里，对羌族历史进行考证。但是，以汉字书写或以羌语传说的种种“羌”或“尔玛”的历史，又是表现今天这些羌人无法不去面对的苍茫背景。

这段时间，我终日在历史文献记载的“羌”和岷江上游高山之上生活着的“羌”之间，来回穿行。

二

谁也未曾料到，2008年5月12日，一场里氏8.0级的大地震，使我正倾心关注的这片高山深谷顷刻间成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谁也未曾料到，这场大地震破坏最严重的区域，正是当今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聚居地。

山崩地裂的大地震，使无数座房屋顷刻坍塌；使数

十余万生命深埋废墟。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让每一个身处灾区和灾区之外的人惊愕不已。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常年穿梭在这一高山深谷之中的摄影团队，便有了熟悉路线和地形的救援优势。5月14日晚，我们将四辆越野车的后排座椅拆下，装满急救药品从成都出发，经康定、丹巴、金川、马尔康、理县，为震后成为“孤岛”的汶川县城送去了第一批急救药品。之后十多天的时间里，这几辆越野车，又引领着六辆大货车，将山西、陕西、深圳等地朋友们捐赠和我们自筹的救援物资，沿这条线送往理县、汶川、茂县、松潘灾区。

地震发生之后十多天的时间里，每天面对电视，都是悲痛伤惨的画面；每次走进灾区，都会目睹无数感人的事迹和一些让人鄙夷的事例。地震中，被猛烈摇撼的，不仅是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建筑、桥梁，还有整个中国人的心。这一时刻，人性中的光辉与暗角被一次次清晰曝光；生命里的悲悯与大爱被全面唤醒。

二十多天之后，大家渐渐停下了在废墟中抢救生命、向灾区抢运药物的步履。开始抽空与亲人、同学和朋友联系和相聚。2008年6月初的一天，一位羌族好友从水磨打来电话，我们相约在成都见面。看见他脚上的胶鞋被泥土厚厚包裹，脸庞的皮肤被烈日层层剥落，我和妻子颜俊辉赶紧请他进饭馆小酌。

大难不死，大家自然唏嘘感叹一番。二十多天过

去了，大家的心情已平复了许多，但当话题触及到大灾中的羌人时，便见他神色凝重，黯然神伤起来。他说：

“曾几何时，我们羌人纵横在那样广阔的西部大地，在那里游牧耕种、繁衍生息。无数次战乱迁徙之后，如今仅残留在岷江上游汶川、茂县、理县、松潘和绵阳的北川这些高山僻壤。这样的历史变迁，这样的历史遭遇，已让我这样的羌族文人常生感伤。而这次千年不遇的大地震，不知你注意到没有，重灾区又正好落在我们羌人的聚居地！这是宿命，这是天意？”

他连饮两杯之后接着说：“目前重灾区的灾民散落安置到各地，今后羌文化还如何延续，如何传承？”

离别相拥时，我感到满脸潮润。他流泪了。

深夜回到家里，我对妻子说：“看来我们还要做点事情才行！”她说：“羌寨妇女不是都会绣花吗？我们来设计一些现代人喜欢的刺绣产品，让灾区妇女回到家里去绣，再想办法卖出去，这样既可以解决灾后的生计，让她们找回自信，又有助于羌文化的传承。”

我说：“很好，我明天就写方案吧！”

2008年7月21日，成都高屯子文化机构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的支持下，启动了旨在保护羌族文化、帮助灾区妇女就业的“羌绣帮扶计划”。

之后，颜俊辉带领着与她共事多年的年轻设计师